

一般佛教徒、不論在家或出家的，他們接受了佛教後；總是以爲自己、每天應該在形式上有些表示。一方面堅固對佛陀的信念；另一方面用這時間、多認識一點佛教的義理和規矩。這是很自然的。我相信這些動機由來，可能是腦袋裡、早前已被環境和流傳觀念所影響，認爲佛教徒應該清心寡慾、如蓮花一樣、在污泥而不染、出清水亦不沾。寺院中的晨鐘暮鼓、僧侶生活，似遠離了紅塵煩惱，說話是高深莫測，外表目不邪視，神情肅穆、道貌岸然，在接引信徒時；都會介紹佛菩薩和佛經的功德，特別指導初入門信徒、在家中要做些功課，早晚課誦儀規一書，猶爲一般新學所喜讀。

我有一些朋友，他們接受了皈依，成爲佛教徒後不久，便將家中部份地方，佈置了他自己的小道場。供奉了佛和菩薩塑像或畫像，桌子上有多種不同的供具；香花燈爐、木魚引磬、鐘鼓念珠等。有些更對我說：如果信了佛後，連打法器和念唱都不懂，算不上學佛等說話。我不知道他家中的人，是否都同意他；不過心內總覺得、今日世界是自由平等的，家中長輩和晚輩，幾代文化背景和所受教育不同，都可能有不一樣的信仰；如果每人對自己信仰，都要有形式上表示，那一個家會變成怎樣一個環境。如果他們因爲尊重你而不反對，我可以想象得到這家庭將來的後果；這也許是我太負面的想法，但現實常給我證明，所想的是沒有錯，因此我又向故紙叢中，找尋一些有關佛教、現在民間流傳最廣的，早晚課誦儀規的資料來談談。

天台學系的智者大師、他在隋朝的著作中感嘆地說：佛教在中國流傳和發展，就活像把從母牛身上擠出來的純奶、添加水份的過程一樣，時間越長、水份也越多，傳到今天的佛教，牛奶的原味，幾乎沒有了。在距離今日千多年的善知識、當年的情形已經這樣，何況到今日，如果將早晚課誦儀規，是學佛的起碼第一步來套上，就是最合適貼切不過的比喻。

現代湖南比丘德星，在他一篇“漢傳佛教的延續與衰落反思”的文字裏、說到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時說：該書是與佛教最基本教義相違背的，而且列舉多個例子，現節錄下來研究一下。

一 一切正信佛教儀規，是必須從三皈依開始，結束時是全部迴向全體生命。而該書所編全部儀規，都沒有這特徵，是違背佛教儀式最基本原則。

二 所有正信佛教的實踐，必須以戒律爲基礎，“若佛住世、以佛爲師、佛滅度後、以戒爲師。”這是每一位佛教徒都能講的“口頭禪”但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這本所謂指導四衆修行的日用佛書，卻對佛教戒律隻字不提，憑這樣一本書來指導我們修行，只能算是以盲引盲，最終結果可想而知。

三 密宗的咒語、有非常嚴格特別的傳承要求，沒有上師印可，不得自行修學，否則修學者是不可能得到效果，反而容易發生錯覺、和連串煩惱，影響身心正常的生活。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，一書收錄了不少的咒語，大概佔全書三份一篇幅，但卻只字不提傳承的要求，同時全部缺少觀想和手印；修密法同

時進行三項方法其中的兩項重要內容，如果有人單以誦咒便是密法的修行，自然越修越迷惘，和應得的效果背道而馳了。

四 供佛不能與施鬼神食同時進行、這亦是正信佛教的基本常識，而該書所錄的“佛前大供儀規”中，用施鬼神食的變食真言，給佛菩薩獻供。這種神佛不分的所謂“儀規”竟冠上佛教名字，在各名山大寺中廣為使用，又如何能保證寺院的莊嚴清淨呢？

五 “八十八佛大懺悔文”，是書中所謂“五堂功課”之一，佔全書五份一位置，寺院中僧侶，不但作每日自修一部份；同時在不同的大型法會中，用此為信徒消災，或用此在佛前獻供；亦用來送往生安置靈位等。這也是目前佛寺中最常用流行一種儀規，不過這儀規所錄的“普賢行願品”偈頌，卻沒有“常隨佛學”和“恆順眾生”兩大行願。這樣草率不負責任的儀規，怎樣能產生效應呢？沒有常隨佛學這一行願，怎樣覺察自己的不是和改往修來呢？

根據上來五則意見，現在再進一步研究它、成書年代和編著者的姓名，乃至書內纂錄出處等。我在“大藏經”和“藏經目錄”中、發覺是沒有收錄的，那麼來歷是大有問題；書中亦從未見有編著者的名字；內容收錄方面，只有“心經”和“阿彌陀經”兩篇約二千多文字，是藏經有載錄的，其它百份九十以上，都是不同版本的編者個人加插，乃至儀規亦是一樣；內容亦未盡相同，這樣隨意對基本佛教義理是相違背的，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。

筆者六十多年前所接觸大寺院所用的，是線裝本厚厚的一冊‘禪門日誦’。而坊間見到的，是摺本小冊，內容比‘日誦’較少。目前‘禪門日誦’雖有新版本，在大寺院亦鮮見用；代而流通的是各寺院都有各自編的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，內容是大同小異，增減各別不一。我深信它初出生年代是不遠的。應該和現代漢傳佛教、出家二眾受具足戒後；同時有燃頂的儀規‘所謂破身見’的年代相近。都是清代皇帝們得意傑作。在明末清初，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浪潮迭起，清朝對民間不合作的舉動，自然要徹底清除，不遺餘力去做，以期達到一統大好河山，因此反清的勇士們，都暫時隱身到寺院去，用僧人身份來掩飾自己，而一般在轉朝換代後的老百姓，在戰火後無以為生，也相繼地棲身佛門去。清朝皇帝多篤信佛教、而且在義理和體會亦有相當深度的，同時亦尊敬和供養寺院僧侶，順治皇帝曾說...天下叢林飯似山...亦促使佛教寺院的僧人數字，創下歷史百萬以上的新高，這數字來自太虛法師的‘整理僧伽制度論’。皇帝怎樣處理這棘手問題呢？他們用一石二鳥計策，在佛經中斷章取義、定下前所未有的儀規，出家必須燃頂、以證明決心和信心等，目的使一班反清勇士們、復出時隨手便擒得；因為老百姓頭上，是沒有燃頂後留下排列整齊疤痕的。迫使出了家的勇士們、潛心向佛、化干戈為玉帛、接受佛法的洗禮。至於只為了生存而出家的，由於大多沒有文化、他們身在寺院內，只是吃喝睡眠、在經濟上亦是一沉重負擔，他們在佛法中也得不到好處。於是‘禪門日誦’便出現，迫使出家二眾強行背誦、聊勝終日飽食、無所用心為上策，同時亦藉此維持鐘鼓齊鳴、莊嚴集眾場面，引發清淨身

心的效果。這是筆者管見、因為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，在“大藏經”既未收錄、連似疑部份亦找不到，可見不是前朝遺物，而且歷代高僧大德，亦沒有由受持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、而得到開悟和體証的記錄。我們還可以眼看世界、在西藏、日本、韓國、錫蘭、泰國、緬甸等佛教地區，全沒有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、和出家燃頂這一會事，故推演出這一段話、作為早晚課誦一書的出處。

另有一例、使我對上面的說話，增加信心的，由清朝皇帝對佛教的狂熱，所以皇宮內亦有皇帝私人的禪堂，皇帝的老師、自然是有份量的高僧，雍正皇帝非常佩服玉琳國師、同時用帝王的權威，取消漢月藏的三峯派、去承繼玉琳的宗派。在玉琳國師去世後、便尋覓他的嫡嗣。當時各寺院推舉高旻寺的天慧禪師給皇帝，雍正自然不會輕信他、因此在接見的時候，便問天慧說：你如果是玉琳的嫡嗣、應該明白他宗旨的。天慧是天生一個癩痢頭、他於是摸摸自己的頭回答：我有癩痢頭在。雍正對他答覆不禁生疑，隨即拔出身上佩劍、快速地按在天慧頸上說：割去你的癩痢頭時又怎樣？天慧在這瞬刻威逼的情形下、不能回答。雍正說：我說的話是認真的、現在限你在七天內，給我答案；你就在我宮內的禪堂想清楚它、如果說不出來，到時就人頭落地吧！天慧只好在禪堂內找答案，每天都在禪堂裏靜坐和經行，到了第六天、心中急起來不遑靜坐；經行時越行越快、像跑一樣，結果撞倒在柱下；他豁然明白了，第七天便求見雍正。雍正一見到他，不待他開口便說：恭喜你已經明白國師宗旨了。此後高旻寺便規定禪堂內半坐半跑的制度，這方法真的能夠調適身心，對參禪是有一定幫助的；不過現代禪堂的跑香，亦有少改變、能跑的跑在外圈、不能跑的跑在內圈，也可以說是方便中方便；一般不清楚本末的、只知道在禪堂內、不是坐香便是跑香，更不知這方法也間接是清朝皇帝的傑作。

現在再引述德星法師他在“漢傳佛教的延續與衰落反思”中、說到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，對佛教造成的現象：由於該書來歷不清楚，內容的偏頗、次第混亂、和水份極多，很難將人引導進入佛教裡。這本書的作用、似乎在維持漢傳佛寺院內的鐘鼓鳴響方面，那應該是功不可沒的；但寺院鐘鼓鳴響，不等於正信佛教住世，有時反而給裝神弄鬼的外道、提供了表演的舞台，佛光山星雲法師，在他的回憶錄中、曾引用道源法師的話說：‘修行修行、都快把佛教修得沒有了。’印順法師亦說過：‘現在的人常說要修行，其實只是將修行、當作懶惰的代名詞而已。’古人亦曾說：‘成也蕭何、敗也蕭何。’漢傳佛教的延續和衰弱，都可以說是緣于“佛教早晚課誦儀規”這一本書，現在應該名正言順、對這本書進行反思和評價的時候了。

俗語說：‘病從口入’，我們每天都穿衣吃飯和睡眠，有人穿衣只為禦寒和遮羞、又有人只為時尚和講究名牌。有人吃飯吃得身心健康、又有人吃飯吃出了疾病。有人睡眠心安理得，和睦恩愛、又有人睡眠同床異夢，反目成仇。生活中許多問題，看來很簡單，往往又是解決最困難的。‘早晚課誦儀規’，在佛教中以訛傳訛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不皈依、不學戒、不修定慧，專以敲、打、

唱、念爲事業，四處游方，應赴經懺和度亡魂、諂媚護法的經懺門庭。這種流弊已經積重難返了，現在要根除它消極的影響，就是正本清源，這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。這是佛門的大毒癌，造成今日佛教四眾、只會向殯儀館、火葬場跑；專門給死人看守骨灰、牌位的大瘟床。佛教的新生，是應該從事新的日用功課讀誦入手的。過去的太虛法師，一生志在整理僧伽制度、到頭來也只有自認失敗，但願今日佛教中的大善知識、努力不懈吧！

佛教今日也不是到了絕望階段，這又不必太悲觀的；香港、台灣、泰國、乃至海外各地，都不乏其人，早已開始根據自己的師承特點、選編適合不同的早晚功課內容；例如已故的海仁法師，他門下在二次世界大戰前，早期受業的弟子們、道場都是沒有焚燒冥鏹等漏習。而本人年少時，曾受業於比丘尼慈祥法師門下、研習佛教義學，她只鼓勵我以閱藏經爲早晚課；她自己和弟子們，辦理農場蜂場，自營生計；同時將祖祠改爲義學、親執教鞭；幫助貧困鄉民、收養孤兒老人等。今日台灣的大寺院，他們在組織管理和教育弟子，都有目共睹的；早晚功課、自然不一樣，這正是佛說法的‘對治悉檀’原理。改變早晚課誦內容，並不算得是甚麼改革，而是真正的回歸到佛世時、真現實教育的原則。因爲佛在世時、並沒有所謂早晚課誦，甚至連廟都沒有的，還有甚麼殿可上！故此能夠革除早晚課是非常難能可貴，尤其是今日世界文明、文化普及、資訊發達快速，要提昇人類品格、道德、智慧、學問，是振興佛教的希望目的呵！